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二目錄

王愬

爲鄭滑李僕射辭官表

王元貞

對祭祀判

王志悌

對大夫菜地祭判

王德璉

饒州記序

房魯

上節度使書

唐昭明

對貌似溫敏判

程彥矩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柱國

河南爾朱府君墓碣

并銘

李暄

對九文六采判

對蜀物至京判

對賓觀武藝判

對志行高潔判

對屯田佃百姓荒地判

對無溝樹判

史徵

周易口訣義序

許南容

對書史百家策

屈蟠

析疑論敘

薛泚

常州澄清觀鐘銘

薛季連

對田中有樹判

薄芬

直如朱絲繩賦

郭京

周易舉正序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二

王愬

愬丹陽人舉進士

爲鄭滑李僕射辭官表

臣某言臣聞虞舜之朝九官皆讓西漢之盛二疏云去蓋上以淳風盪俗下以廉恥激節故也況寵辱之際不驚則愚進退之間不知則殆伏惟皇帝陛下德超邃古功格上元誕敷文教丕變頽靡天地日月載惟貞明動植翔泳罔不咸若臣某席以枝蔭階緣休運弱齡入仕四紀於茲三

省微躬一何厚幸是以每莅一職每徙一官未嘗不心効  
權衡操懷竹柏雖齷齪廉謹曾無異績而毫釐過犯未汗  
簡書知臣在君匪敢矜述自陛下嗣臨寶位一十七年不  
以疲駑猥蒙獎拔授以疆土假以麾幢入居宗廟之司出  
典股肱之郡八座之貴臣拜者三六條之榮臣守其五四  
開戎幕一佐中軍至如宮相臺丞侍臣提印兼命稠疊累  
遷頻速光輝旣極盈滿是憂間歲初領華州方宣聖澤俄  
以滑臺選帥非次及臣雙旌自天匹馬之鎮此州當四達  
之地控兩河之境兵唯勁逸人至凋殘臣遠仗皇威推誠



撫眾服勤吏事盡瘁牧人遂得黎庶就耕織之時士伍知  
訓習之禮此皆大化光被臣敢貪天之功常恐三至奪慈  
孤立速謗此臣所以怵惕惟厲中夜以興願披血誠上達  
旒宸伏惟陛下少加憐察臣竊以酬恩徇節心實無涯引  
重致遠力誠有極臣先於嶺南染風毒脚氣今年春又患  
發鬢分將不起命卽貼危幸沐亭育之恩免從帷蓋之斃  
臣年逾知命齒髮已衰疾經沈痼方寸頓減久當繁劇必  
慮闕遺臣又聞制閫者以重鎮爲雄仗鉞者以專征爲務  
臣器幹不足以任方畧不足以持權何以統節制之師

貞定否臧之戒律臣且陳力就列訓誥條存審才則然以  
病宜免巖廊多士宇宙無虞爲官擇人皆出臣右胡可晏  
安冒寵尸素妨賢乞降賜骸之恩以全折足之咎臣獲退  
就散秩保養餘年候筋力之復彊申赴蹈而寧晚臣於當  
部勸課營田及以羨餘優卹將士等事一一別具條奏冀  
明輯睦上副憂勤塵黷宸嚴冰炭交臆無任懇切屏營之  
至

王元貞

元貞官管城令

對祭祀判

宋元君叩鄆生鼻血祭祀人告妖

諸侯力爭乃立冢土動眾興事受賑攸行同盟之君先尊  
霸主附庸之國亦屬大邦用鄆子於次睢皆嗤宋主將蹶  
由而釁鼓不利楚家此乃魯史明文殷鑒不遠靜思今者  
元君鄆生事有符於曩辰何不仁之太甚生鼻取血誰其  
忍之畜不將人獨將何若眷言其事實類傷殘告以爲妖  
仍將未得况明君有道弓矢載櫜坐九重而納隍恐萬姓  
之失所有此殘酷其如律何

王志悌

志悌官宜壽尉

對大夫菜地祭判

得宗人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  
物保章不供奉職輒事左道人云菜地所祀

三代命祀厥有禮文六官陳殷匪無名秩思不出職舉必  
在公神人之官各恭爾位俎豆之事實有司存伊彼宗人  
祭於菜地苟不失禮夫何間言殊季孫之見嗤旅於岱嶽  
異晉侯之有疾不祀羽泉今茲掌彼三辰不修其法紊我

禋祀之道以猶鬼神之居祝詞爰論名物徒辨不以爲禮  
神其享諸保章祠彼上元習茲左道不恕其咎何所逭逃

王德璉

德璉官司士參軍

饒州記序

竊以敷土創於夏篇陳風著於孔什自斯已降頗復丹青  
好事相趨時聞汗簡是以張勃吳錄風俗靡遺揚雄蜀紀  
山川畢載陳畱耆舊之傳荆國歲時之書各擅一家咸詳  
土志旣充渠閣亦散人間筆削所以騰芳記錄於焉不朽

瞻高山而仰企紀景行而興慕僕幸因隨牒謬齒周行覽  
原隰之形訪古人之跡撰饒州記上下二篇至於林苑邱  
園立時爲記青溪紫府創目亦書撰張仁之篇按徐湛之  
說水陸體勢習俗風謠目擊在斯言誠可錄然此地居澹  
浦邑帶番川轉轂閩禺朝宗江蠡玉山銀嶺連峭壁而削  
成大北小南漾碧漪而汎色競盤螭而互峙赴馬頰以飛  
湍縣始秦年郡開吳日修良闢於帝籍秀茂顯於天庭吳  
芮懷忠裂芳封而疏爵李愔論道應台宿以經邦賢俊挺  
生鶩鴻間出復有證君書佐沈宗而泝千里忘家壯士盡

節而衛三宮純粹曉於占天察豐城之寶氣妙技精於數  
術審虛穴之妖氛陳氏守節之妻化石巖而表異張家已  
亡之婦遭劫剝以通靈求祀神人稱陳涉而感夢乘煙童  
子契王喬而下迎長沙昔居祈潤泉而必應蜀守故宅尋  
往迹而猶存背主逆臣茲鄉儼其墟墓遁秦逋客絕壁竦  
其孤墳錢倉卓立於水濱羅石列行於林畔奇峯仙室鏤  
羽駕之遺書元洞瓊膏溢靈津於乳竇相思文梓之木吐  
霧凝煙丹青松桂之叢連雲罩日磊磊銀鑠委實稅以爲  
琛顆顆金沙實瑤筐而入獻重以銅鉛間發青碧相輝哀

鳥晨吟驚林聲於木末饑饕夜嘯和風籟於山巔慈龜曳  
塗哀猿飲澗頰鯉戲沼綵雉馴郊白浪驚鷗聲如鐘鼓騰  
仙靈鶴響叶笙簧花間錦繡駢羅在目圖牒紀載不厭其  
詳洪纖竝舉而年代遷貿宰守更利而時事睽違或革或  
沿乍張乍弛遇於惠化餘頌在人聊復片言請從商較惟  
遠祖之明牧彌洙泗之高風成庠序之儀習鄉射之禮而  
枯樟再茂遺愛可觀瓜瓞寂寥堦基蕪滅末孫懷昔惟古  
興嗟宋齊已還分符繼軌程柳之輩元徐之徒坐嘯卧吟  
褰帷代襲或栽梧蒔竹或結屐穿池竝記傍求盡皆編次



人亡地在念彼愴茲爰暨聖朝惟良簡帝前中書令杜使  
君中書令薛使君屈棟幹之資臨江湖之服旣多惠愛金  
石已銘古老傳談豈煩載述其在此時畧復書之庶後披  
文翫其典麗也刺史南安縣開國男龐使君爰自參牧改  
臨此地曾未朞月惠化已覃黠吏畏威豪民斂跡偷生盜  
賊之伍旬月必擒經明行修之徒長材咸薦是以味道遷  
善俗咏其蘇沐德思齊時嗟來晚崇庸茂績遠襲箕裘趙  
璧琬圭曾微闕折仁惠風化善繼良難其營縣廢興各依  
界分府寺迴換皆悉備其山水川源蓋從事典序無遺漏

也庶其觀者不出戶而備覽土地風俗焉

房魯

魯登進士第

上節度使書

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高數仞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態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俟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橫蜺而貢士布衣有塵饑僮無色蹇驢竭蹶而來干謁誠志業不忤氣容自若且以干望爲心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歟

鬻鬻肥被鮮曳華指捷乘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  
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糲食饑僮  
蹇驢也所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人也夫賈居闥廛藏其  
貨物俟有求者雖巨人必恭然而請賈人言其直則高之  
曰必若干乃得求者率不能小減而市矣及其人持物貨  
厯戶而自唱曰某好物某好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艷然  
視之問其直幾何其唱者且平其值必愈卑之十七八戲  
耳誠金玉其物貨祇以盜有而竊置爲宜然何以至是彼  
不求此望售也士之干人亦然士非不能隱山林羣麋鹿

脫俗姿態又思孔子十厯削逐如此而不足以求行道學  
孔子者又安得傲然自遂而獨善耶亦非得已富貴之人  
能趨求貧賤之人人必不謂假聲勢也又不謂諂佞也又  
不謂利也貧賤之人趨求富貴之人而大謂之假聲勢也  
中謂之諂佞也下謂之利也且見自書傳稱說當時英豪  
智能者或云禮士或云愛客或云薦寵後輩及言窮約節  
義者則不過不諂於富貴不感於貧賤而已今之君侯不  
惟其不禮士不愛客不薦寵後輩蓋無意趨求貧賤之人  
貧賤之人趨求之往往得罪過不一二而已惟閣下有古

英豪之氣必能招求窮困者大道之行則澤布四海矣不則雲卷一邱閣下識某之心非有覬於閣下而云云其說閣下且視之爲何如其禮豈不然耶他俟盡於檠戟之前某再拜

唐昭明

昭明官益都令

對貌似溫敏判

儒生溫敏歿或有貌似敏者而弟子共師之縣令責其無知

溫敏果行育德依仁游藝道鬱黃中聲芬白賁才充夢鳥  
針左氏之膏肓學綜成麟傳聖人之糟粕旣而生也有涯  
歲聿其逝情殷埋玉迹必應金類宣父之云亡還思有若  
同蔡邕之已歿更重虎賁雖其人已還而典刑可想或欽  
遺韻用展師資惟彰好道之誠何寔無儀之論縣令奉子  
男之秩守韋弦之戒非欲使提耳流訓掣肘無譏錯節盤  
根抑亦殊道移風易俗何妨異代縱有科罰未累德音無  
玷憲章竝宜告記

程彥矩

彥矩廣平人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柱國

河南爾朱府君墓碣

并銘

府君其先河南郡人也曾祖祐任主客郎中祖澤同州韓城令厥考弁歷左金吾引駕仗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俱積德行夤緣車服府君諱達字正道少倜儻有氣不謹小節雖家藏巨萬視之蔑然輕玉帛若糞土重然諾不顧千金議者曰斯亦豪傑人耳初職繫懷州軍事押衙後改授山南東道節度散兵馬使加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由山南授東都留守押衙其

階與檢校賓客監察仍舊勲加柱國以府君之用心磊落

蔚有才智觀其

闕二字

必可捍難

闕二字

敵揣其義必可赴湯

蹈火則其位殆不稱

闕四字

然

闕三字

度有規將構第渚宮豈

止於櫟楠宏壯豐棟膠

闕六字

岳卑溼結峻宇以疎氣鑿巨

沼以瀦流竹樹森羅

闕五字

郡內將絕罔有鄰比世居馮翊

慈親在焉

闕六字

遙不克迎養同氣八人更迭定省悉著行

闕三字

十四

闕三字

公事開連計司輓運之勞咸稱幹蠱每休

闕三字

家屬

闕三字

間友愛睦如也里巷益多府君之

闕二字

以



仰止闕四

未嘗不應人由是歸嗟乎未及下壽以其年五

月六日闕三

卒於江陵府無競里私第享年世有九娶河

南闕四

男一人春郎六歲歲女相相六歲歲用當年十一

月闕四

叶歸葬同州澄城縣武安鄉永平營親弟遜闕五

特以哀命見請銘於貞石文曰

彼蒼者天禍福茫然欲問其緣杳漠無言俄闕三

曰有後

先積善何爲報應元元孰云有後闕五

期慶延在於他年

李暄

暄官華陽令

對九文六采判

丁能從九文六采之大自謂成人或責其揖讓  
未中禮詞云周旋曲直各有所從

威儀有差賓聘所貴舉必執禮是爲成人能曲直之不違  
則進退而皆中惟丁克荷前烈紹復舊典修上下之紀制  
財用之節不失天地之經尚陳文采之數此實大者夫何  
間焉同游吉得禮之初因於國產類趙簡習儀之際效彼  
魯侯奉以周旋誰敢失墮每事皆問無廢孔門之則一言  
之請將成晉國之風諒詞者之有據誠或人之妄責

對蜀物至京判

得廬江人使計吏多賫蜀物至京分遺博士巡  
使問其故云官長勸人非爲已也

有禮則安不學將落方期化俗必在崇儒仰彼廬江抑惟  
循吏等文翁之從政遺德未忘類邵父之爲邦餘芳尚在  
是故循其禮物隨此計偕豈燕昭之築臺自尊羣士何楚  
元之設醴獨致書生將使洙泗之風永聞函丈舞雩之禮  
重見樞衣敢升夫子之堂是樂先王之道巡使揚君之化  
按俗而行疑爾所爲因之問政足可嘉其稟命賞此承式

誠勸人之有以非爲已而何傷

對賓觀武藝判

乙爲賓觀武藝主人三拜不答兩拜責其闕禮  
侯以明之射有觀者設中算以章物立其賓以相儀乙鄉  
黨稱賢進退有度將拜至而拜洗且三讓而三揖是欲體  
和容之節知曲藝之美匪惟訓人抑又觀德豈可空瞻樓  
鵠未盡主皮尚陳旅酬必候興答將疑飲數故異禮容旣  
不爽於威儀亦何勤於徧拜謂之有闕宜乎未甘

對志行高潔判

得甲志高潔遂爲時人所宗有司詰之曰景前  
時以爲通而今以爲介是不恒人也請斥之甲  
云景推尚自若而論者或異不伏

國著進賢之賞人思類能之用欽崇慰薦敦固引繩野無  
遺才邦有大任甲方伸己志將舉所知毛玠當仁克尊徐  
邈孔融明敏無棄禰衡見機乃通達之人失道爲草介之  
士隨乎去就順以行藏不會適來之時將疑過後之行寧  
問管鮑之厚孰存莊惠之深其餘有司未曰知我居然請  
斥何哉失辭

對屯田佃百姓荒地判

諸畿縣置屯田佃百姓荒地主令復業請自耕  
種屯司不與縣司執申若不還他人卽却逃

敬承畿縣素匪萊田是中邦之廬伍爲上農之井賦日者  
旄頭失象狂寇亂華王師未赫國人猶恐是以苟安便地  
多出近關惜三逕之就荒歎五溝之不樹人迷可復土利  
宜敦等充國之大開時欣歲足類信臣之廣闢每詠年豐  
今乃黎庶重遷歸還樂土服先疇之疆畝守故里之松榆  
將持襁褓願事薦藁誠宜饁彼南畝勞乎東郊國本必於

務農人安固在循業永言縣執何謝屯司

對無溝樹判

得甲掌事所司劾無溝樹之固云任其財器何  
用勞人

庶官司局共爲藏事各守爾典無廢厥職苟政令之或乖  
將會計而焉取甲理從邦教位列遂師甸稍縣都宜分地  
域封疆畎畝不奪人時而乃闕四井之蓄畬廢五溝之種  
藝女桑不樹見戴勝之徒飛夫田無征望竊脂而何啄旣  
莫喜於田畯又非成於穡人尚阻農功孰供兵器焉見不

勞而逸無業而居雖有愛人之詞難恕失官之罪

史徵

徵

書錄解題作之徵

河南人

周易口訣義序

乾象旣分蒼牙應運三才闡位八卦昭彰故能道濟不通  
人用無極自茲已降視述多家田何傳於丁寬京房得之  
焦贛遂使異聞競起踳駁紛多深乖述作之由全誤聖人  
之見若使廣求文句博引證驗浮誕日興華僞滋蔓誠謂  
周鼠終虧於鄭璞魚目以混於隋珠今則但舉宏機纂其



樞要先以王注爲宗後約孔疏爲理至於卦繇六位竝備而釋之彖以詳畧闕而不敘大抵舉其六卷分爲上下兩經直以口訣爲名義決要爲旨或經象未顯輒提緯以證文傳疏未明將考名以消義遂使疑祛理悟還希述作之功學寡難周恥騰波於瀚海云爾

許南容

南容見藝文志五子策林十卷南容居首

對書史百家策

問卦分江使圖演天文文籍於是濫觴書契以之抽緒皇

墳帝典述紀言以聯鑣五傳六經紵禮樂而齊騫斯竝懸  
諸日月煥乎文章至於諸子相騰小說奔競有慙屑玉之  
化無異雜鉛之寶請用諸火恐招傳弈之譏將扇其風復  
爽芟夷之義上塗交戰一爲解環百兩之篇孰關其善七  
分之術孰著其能誰求天下之書誰決塚中之籙識二簡  
者何子觀四轍者何人京兆耆舊之篇起於何代陳畱神  
仙之傳創自何人誰先孝子之圖誰首逸人之記倘無談  
於雕棘將有薦於拔茅

對夫皇王範物經籍訓人澆浮之說漸列文質之規斯變

故九流異軫百代齊鑣枝分葉布千門萬戶雖復言有蹊  
駁理或叢殘時招屑玉之譏乍起雜鉛之議妨工惑善招  
惡塞違比夫羣岳參差各有蔽虧之勢眾川浩蕩俱資潤  
澤之功且夫三代之道未能無弊六經之教尚皆有失其  
於子史何獨尤之若以失而便廢則書禮之法可舍短而  
從長去泰而除惡咸用於火竊未爲得各言其志亦何傷  
乎乃好尚不同撰述各異竝流鉛槧咸著蓬山京房惟善  
於七分張霸心明於百兩荀勗決塚中之籙陳農求天下  
之書識二簡者廣微觀四轍者周穆京兆者舊光武創其

篇陳畱神仙阮蒼述其事梁雄作逸人之傳劉向修孝子之圖斯竝賢者傳之不朽謹對

屈蟠

蟠白水人鄉貢進士

析疑論敘

法師名子成字彥美號妙明京兆霸陵人也少時爲儒壯而從釋其性愛書史喜翰墨樂遊學好著述每與賢士大夫詩詞唱和一聯一句落在藜席人多傳之如鸚鵡詩云學得人言字字明便能巧語爲通情不知身在樊籠裏猶

向堂前弄舌輕晝寢云夢魂不管書擎手一帙南華墮枕  
邊閒遊云家家明月誰無分處處青山我有緣水心亭云  
綠芰青荷香滿池環亭冷浸碧琉璃高軒矮榻無纖暑卧  
看清波浴鷺鷥其長篇短偈例皆如此尤能洞明本宗佛  
法予昔嘗與縣大夫張昂請註心經五日而成萬二千言  
辭理精當至爲不多得又嘗綴述本色法事文集僅二百  
首語句雄麗旨意渾成同袍得之囊蓄不出抑爲難得無  
意多傳頃以兵火之亂匿跡山林嘗與來客問難詰折事  
盡終始遂錄成軸名曰析疑論首之以序問終之以會名

凡二十篇言簡而理當文約而義豐涵泳六經畧備諸子  
每一篇之中其引類證斷決析疑理甚明白若非具三昧  
辯才其孰能致於此乎且予與妙明爲不請友其有年矣  
大凡著作不我之慳故於敘引毋俟召而云時辛卯中秋  
八日書

薛泚

泚河東人

常州澄清觀鐘銘

上德願而鑄洪鐘仙聖依而人天從霜朝聞兮窈窕月夜

聽而春容蓮花生而腰淨頂銜繞於盤龍響上徹於天外  
聲下徹於九重庶長空於鬼獄魔屏跡而潛蹤

薛季連

季連河東汾陰人官工部侍郎

對田中有樹判

乙有樹於田中里人讓之稱在疆場

天官分政載師任土必均三壤以務九農乙則匪人其何  
妄作將有樹於田畝誠害稼而傷農稽諸古經則有之矣  
考以令制誰曰其然里人有孚可以受服乙也非古宜乎

褫帶

薄芬

芬櫟陽人官大理評事

直如朱絲繩賦

以題  
爲韻

物有正而可尚者其繩則直如砥之平如竿之植不舒卷  
以隨用終勁挺而立極有旨哉爲天下式且取其直也故  
能爲道之逆旅爲義之遽廬爲人之端操爲政之權輿於  
以方內君子所如木從之則正君受之則聖猗歟猗歟原  
夫被物之際作巧之時運工人之手績寒女之絲是尋是



尺經之綸之其爲用也不資於善結其爲興也蓋取於無  
私以之爲準也則矯枉有度以之辨物也乃去邪勿疑大  
者遠者念茲在茲俾夫貪者慄慄智者兢兢其爲舉直錯  
枉當有事於從繩

郭京

京官蘇州司戶參軍

周易舉正序

我唐御注孝經刪定月令蓋爲前儒用意未及精研後漢  
太學刊石撰集說文慮其日月浸深轉寫訛謬京也歷代

傳授五經爲業其於易道討覈偏深曾得王輔嗣韓康伯  
手寫註定傳授眞本讀誦比較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  
學人等本或將經入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  
其上爻辭注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又兼有脫漏兩字顛倒  
謬誤增省義理不通今竝依定本舉正其謬仍於謬誤之  
處以朱書異之希好事君子志學通儒詳而觀之則經註  
通流雅鄭不紊都計一部中差謬處總一百三節列爲一  
部具述訛舛因目爲周易舉正分爲上中下三卷傳諸志  
學者云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三目錄

海順

致沙門道傑書

三不爲篇

法琳

皇帝繡像頌

太極殿行道設千僧齋頌

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

致慧淨法師書

上秦王破邪論啟

對傅奕廢佛僧事啟

寶星陀羅尼經序

般若燈論序

法華三昧行事運想補助儀序

辯正論

并序

廣析疑論

答詔問釋教利益對

智實

論道士處僧尼前表

致杜正倫書

致僧法雅書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三

海順

海順俗姓任氏河東蒲坂人少依沙門道慈出家武德元年卒年三十

致沙門道傑書

敢稽首大師門下每欲理靜攝心山泉畢志但以無明大夜非慧炬不輝故栖寄法筵聽覽元旨至於人物聚集頗勞低仰況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儻從風燭前路奚憑所以策駑駘之疲想千里之遠定門元妙輒希趣入逆其不

逮益用盤桓伏願開含養之懷退人以禮

三不爲篇

我欲偃文修武身死名存研石通道祈井流泉君肝在內  
我身處邊荆軻拔劍毛遂捧盤不爲則已爲則不然將恐  
兩虎共鬪勢不俱全永存今好長絕來怨是以返迹荒逕

息影柴門

其一

我欲刺股錐刃懸頭屋梁書臨雪影牒映螢

光一朝鵬舉萬里鸞翔縱任才辯遊說君王高車反邑衣  
錦還鄉將恐鳥殘以羽蘭折由芳籠餐詎貴鈎餌難嘗是  
以高巢林藪深穴池塘

其二

我欲銜才鬻德入市趨朝四眾

瞻仰三槐附交標形引勢身達名超箱盈綺服廚富甘肴  
諷揚絃管詠美歌謠將恐塵棲弱草露宿危條無過日旦  
靡越風朝是以還傷樂淺非惟苦遙

其三

### 法琳

法琳俗姓陳氏潁川人寓居襄陽出家荊州青溪玉泉寺  
隋季入關住京師濟法寺武德二年上破邪論以語涉謗  
訕下獄後徙益部行至百牢關菩提寺卒年六十九

### 皇帝繡像頌

緬以八樹韜光兩河晦迹匿王戀仰鑄鐵而寫全身迦帝



翹誠鎔金而圖真相乃泊乎青睛南度白馬東翻像教鬱  
興靈儀徧跼於是儼神姿以登松舟屈聖體而施明珠光  
烈張橋色流滄瀆示佩日於漢后感揮毫於晉君或顧步  
而躡萬山乍徘徊而遊夢渚禎祥嘉瑞兆自由來未有刺  
縷圖眞援空範狀我大唐皇帝曩植四宏夙資五德神功  
邁於軒昊至治美於成康仁動上元力侔大造慶雲垂彩  
金鏡含七曜之輝瑞鳥呈祥玉燭和四時之氣素髮文身  
之長俱請命於王庭穿胸儋耳之酋共獻琛於魏闕加以  
畱心八正篤意五乘廣運檀那聿修淨業永言善逝冥漠

何追爰勅上宮式摹遺景奉造釋迦繡像一幀并菩薩聖  
僧金剛師子備摛仙藻殫諸神變六文雜沓五色相宣寫  
滿月於雙針託修楊於素手妍踰蜀錦麗越燕緹紛綸含  
七曜之光布濩列九華之綵日輪吐焰藹袁宏之絲蓮目  
凝輝發秦姬之縷隋侯百里之珠慙斯百福子羽千金之  
璧愧彼千輪華蓋陸離看疑涌出雲衣搖曳望似飛來何  
但思極迴腸抑亦巧窮元妙以今歲在庚寅月居太簇三  
元啟候之節四始交泰之辰乃降綸言於勝光伽藍設齋  
慶像四十九僧三七行道大秦紅粟備香積之餐周穆金

膏陳梵王之供四等福田生生具足六因善報世世莊嚴  
劫石碎而寶歷長存芥城空而皇基永固不勝慶悅輒迺  
頌云

於鑠上帝天策我君乃神乃聖允武允文就之如日望之  
如雲禎符輝煥美氣氤氲光宅天下攸敘彝倫體道迴向  
式建福田針裁赤果縷制青蓮文含綺爛彩奪霞然華疑  
迴發葢似空懸方諸涌地邁彼騰天歲在提格時旅青陽  
奉遵徽命爰崇道場十科星聚八座霞張風迴雅梵殿鬱  
名香鴻基盛業永永無疆

太極殿行道設千僧齋頌

緬尋曠古逖聽元皇時因作訓用智垂芳祈恩望秩報德  
蒸嘗唯崇小祀焉間大方未宏三教但佩九章膺期撥亂  
粵我聖唐明達因果端拱文昌化侔十號仁深百王律中  
仲月時登少陽下憐蠢蠢上答蒼蒼式陳金闕爰開道場  
日宮照曜星臺焜煌空懸珠影燄動輪光雲披玉宇烟散  
名香供疑飛下聲含鳳鏘麒麟表瑞甘露呈祥功隨劫遠  
德共天長恩霑有際澤被無疆命同元始體類金剛鴻基  
永永降福穰穰

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

濟法寺釋法琳致書尚書右僕射蔡國公足下法琳草衣  
野客木食山人尤類曲針誠同腐芥不被知於當世合緘  
口以終身旣德愧內充譽慚外滿非唯孤負慧遠實亦帶  
累道安是以畢志青溪歸心紫葢覆船巖下永味經書鬼  
谷池前長觀魚鳥豈謂復辭林藪更入囂塵久客秦川俄  
離楚塞萍流八水葉墜三陽口腹之弊已淹仲叔之情何  
寄卧靈臺而起恨游白社而興嗟南巢之戀倍增北風之  
悲逾切居生壤坎稟命迍邐空詠七哀徒吟九歎撫躬弔

影運也如何加以病在膏肓風纏膝理累年將息未覺有  
瘳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謝九流七畧難甚緣山萬卷百  
家沓猶行海前因傅子聊貢斐然仍以未竭邪源今者重  
修辨正頗爲經書罕備史籍靡充雖罄短懷罔知克就仰  
惟僕射公運籌策之才居阿衡之任知人之器遠邁山濤  
接士之心還方趙武風姿爽朗識度含宏旣握靈蛇之珠  
爰佩荆山之玉所以弼諧庶績變理文昌德鏡播紳譽形  
朝野加以門稱筆海世號儒宗不忘素昔之懷曲賜憂憐  
之訪寒灰更煖朽木翻榮昔王粲閱書取資蔡氏相如達

賦必賴楊侯意者但是諸子雜書及晉宋已來內外文集  
與釋典有相關涉處悉願披覽謹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  
輕陳所請悚息何言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  
寧無前以傅子調言畧呈小論旣蒙上達復荷褒揚戢在  
中心但知慚德昔三都賦未值張華無人見賞今破邪論  
不逢君子誰肯爲珍比者海內諸州四方道俗流通抄寫  
讚詠成音迴邪見之心發愚人之善者豈非明公之力也  
必能利物薄有冥功仰用莊嚴竝將迴向耳請公爲宏護

檀越

致慧淨法師書

近覽所報辛中舍析疑論詞義包舉比喻超絕璨瓘眩離  
朱之目鏗鏘駭師曠之耳固以妙盡寰中事殫辯圓譬玉  
衡之齊七政猶溟海之統百川煥煥乎巍巍乎言過視聽  
之外理出思議之表足可杜諸見之門開得意之路者也  
至如住無所住兼修之義在焉爲無不爲齊應之功宏矣  
將令守雌厚顏獨善醜容乃理異之顯哉豈元同之可得  
夫立像以表意得意則像忘若忘其所忘則彼此之情斯  
泯非忘其不忘而小大之殊有異是知日月旣出無用燭



火之光時雨旣降何煩浸灌之澤故云彼此可忘非無此也故吾去也因故去而辯無常新吾來也藉新來以談緣起非新非故熏修之義莫成無繕無剋美惡之功孰著蓋以生滅破彼斷常之迷寄因果示其中觀之路斷常見息則弱喪同歸中觀理融則眞如自顯或談業理以明熏習乍開報分以釋自然意出情端旨超文外報分有在鳬鶴自忘其短長業理相因草蜂各任其飛化可謂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體眞會俗豈不然歟詳中舍天挺之才未等若人盡理之說子期有慚於喪偶顏生有愧其坐忘可以

息去取之兩端泯顛沛之一致楚旣得之齊亦未爲失也  
法師博物不羣智思無限當今獨步卽日樑棟旣爲衆所  
知識實亦名稱晉聞加以累謁金門頻登上席扇元風於  
鶴籥振法鼓於龍樓七貴挹其波瀾五師推其神雋旣聳  
垂天之翼又縱橫海之鱗支遁之匹王何寧堪竝駕帛祖  
之方嵇阮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君之有矣琳謝病南山棲  
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慮於風雲無見無聞寄情於泉石偶  
觀名作實遣繁憂乍覽瓊章用祛痼疾徘徊吟諷循環卷  
舒蘊蓄懷袖之中不覺紙勞字故畧申片意謹此白書

金史卷之三  
卷之三  
上秦王破邪論啟

法琳啟緬尋三元五運之肇天皇人帝之興龜圖鳥策之  
文金版玉筭之典六衡九光之度百家萬卷之書莫不導  
人倫信義之風述勛華周孔之教統其要也未達生死之  
源陳其理也不出有無之域豈若五分法身三明種智湛  
然常樂何變何遷邈矣眞如非生非滅而能道資萬有慈  
被百靈啟解脫彼岸之津開究竟無爲之府拔羣生於見  
海之外救諸子於火宅之中但化隔葱河千有餘載教流  
漢土六百許年龕塔相望禪人接踵所以道安登秦帝之

輦僧會上吳主之車高座法師能陳八正浮圖和尚巧說  
五乘化洽九州福霑三世其爲利物此之謂歟有隋禿運  
戎馬生郊災起四兇毒流百姓慧燈旣隱法雨將收賴我  
大唐上應乾心下協黎庶補天以麗三象紐地以安五嶽  
生民蒙再造之恩釋門荷中興之賜方欣六茲五帝四彼  
三皇反淳樸之風行無爲之化竊見傳奕所上誹毀之事  
在司旣不施行奕乃公然遠近流布人間酒席競爲戲談  
有累清風實穢華俗長物邪見損國福理不可也伏惟殿  
下往藉三多久資十善赴蒼生之望膺大寶之期道叶隆

平德光副后發洊雷之響則蟄戶俱開啟明離之輝則幽衢竝鏡赫矣允矣難得名矣固以漢光重世周卜永年復能降意福田迴情勝境津梁在念牆漸爲心伏願折邪見幢然正法炬像化被寄深幸茲乎不任憤懣怒焉之志謹上破邪論一卷塵黷威嚴伏增悚息謹啟武德四年九月十二日啟

對傅奕廢佛僧事啟

沙門法琳等啟琳聞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者竊見大業末年

天下喪亂二儀黶黷四海沸騰波震塵飛邱焚原燎五馬  
絕浮江之路七重有平壘之歌烽燧時警羽檄競馳關塞  
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運盡數窮轉輸實繁頭會箕斂  
積屍如莽流血爲川人不聊生物亦勞止控告無所投骸  
莫從百姓苦其倒懸萬物困其無主豈徒法輪絕響正教  
陵夷聖上興弔俗之心百姓順昊天之恩爰舉義旗平一  
區宇當時道俗蒙賴華戎胥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  
陰陽而調四序和邦國序人倫功益補天神侔立極降雲  
雨而生育開日月以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霑

行葦施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  
庠序之風遠紹軒義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者矣竊見傅奕所上之事披覽未徧五內分崩  
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真猶未足聞  
諸下愚况欲上千天聽但奕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  
近人情無辜起惡然其文言淺陋事理不詳辱先王之典  
謨傷人倫之風軌何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言  
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奕所上之事  
括其大都窮其始末乃罔冒闕庭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

奕此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竟是  
惑弄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握圖受籙赴萬國之心當一  
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兇靖難之功固以威蓋前王聲  
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畱意福田預是出家之人莫不感  
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求報國恩無識之徒非  
違造罪致令傳奕陳此惡言擗踊痛心投骸無地然僧尼  
有罪甘受極刑恨奕輕辱聖人言詞切害深恐邪見之者  
因此行非按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如  
日卽佛生時之瑞應也然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



八解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  
眾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平三  
年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靈瑞非一具在漢魏諸史姚  
石等書至如道安道昱之輩圖澄羅什之流竝有高行深  
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重自五百餘年已來  
寺塔徧於九州僧尼濫於三輔竝由時君敬信朝野歸心  
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實荷人主之力也世間君臣父子  
猶謂恩澤難酬昊天不報況佛是眾生出世慈父又爲凡  
聖良醫欲抑而挫之罪而辱之不可得也仰尋如來智出

有心豈三皇能測力包造化非二儀可方列子云昔商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邱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邱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邱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亦非邱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王五帝必是大聖孔子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愆以此較量推佛爲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

師化游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  
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奕一人所能謗譴昔公  
孫龍著堅白論罪三王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以爲  
前鑑良可悲夫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式閭封墓  
興皇王之風開佛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若言帝王  
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按堯舜獨治不及  
子孫夏商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內起逆亂相尋爾時無佛  
何因運短但琳豫居堯世日用莫知在外見不便事恐蕃  
國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

無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傅奕出言不遜聞者悉驚有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冒以啟聞伏惟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穎越器局含宏好善爲樂邁彼東平溫易自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式序六條德旣褰帷仁兼裂網開康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修竹之園醺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物信可譽形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闕如方圓寡用念傅奕下愚之甚媿凡僧禿丁之呵惡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盧赫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如奕之狂悖也不任

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奕害事軌述鄙詞件答如左塵黷威嚴伏增殞絕謹啟

寶星陀羅尼經序

寶星經梵本三千餘偈如來初證覺道度目連身子及降伏魔王護持國土說此經也自像化東漸縣歷歲時三輪八藏之文四樹五乘之旨顯神光於石室流梵響於清臺雖鞮譯相尋尚多疑闕我大唐皇帝迺聖迺神允文允武乘機撫運拯溺救焚反上皇之風行不言之化去泰去甚既拚頓於八紘無事無爲乃朝宗於萬國瀚海天山之地

盡入提封龍庭鳳穴之鄉咸霑聲教仁踰解網治踵結繩  
大德閑閑外齊八則小心翼翼內整四儀臨赤縣而溢慈  
悲寄元扈而敷宏誓每以諸有非樂物我俱空眷言真要  
無過釋典有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波頗唐言光智誓傳法  
化不憚艱危遠涉葱河來游震旦經塗所亘四萬餘里以  
貞觀元年景戌謹按丙戌爲武德九年是年八月癸亥高  
祖禪位太宗此序以丙戌爲貞觀元年當  
是八月洎於京輦旣登上席爰懋錦衣有詔所司搜揚碩  
德兼閑三教備舉十科者一十九人於大興善寺請波頗  
三藏法師相對翻譯沙門慧淨等證義沙門元暮等譯語

沙門慧明法琳等執筆承旨慇懃詳覈審名定義具意成  
文起貞觀二年三月訖四年四月凡十一卷一作十三品  
用紙一百三十幅總六萬三千八百八十二言

### 般若燈論序

般若燈論梵本有六千餘偈摩伽國種姓大士婆毗薛迦  
菩薩唐言分別明之所作也始夫萬物非有一心如幻心  
幻如故雖動而恒寂物非有故雖起而無生是以聖人說  
如幻之心鑒非有之物了物非物則物物性空知心無心  
則心心體寂達觀之士得其會歸而忘其所寄於是分別

戲論不待遣而自除無得觀門弗假修而已入蕩蕩焉不  
在不離無往無依者也佛滅度後七百年間有出家菩薩  
厥名龍樹深達實相得無生忍爲報佛恩開演中論付法  
藏云其人如像法中然正法炬折邪見幢外國傳云智慧  
日已頽斯人今再曜世昏寢已久斯人寤令覺中論凡五  
師注釋分別明菩薩卽一人也此菩薩多聞總持智深志  
固以本願力不捨羣生住修羅宮待見彌勒屬以去聖時  
遠衆論紛然致令雪山採藥多收毒草深水求珠競持瓦  
礫誠恐一理不窮反增邪見一言不盡翻起異端乃讚述



龍樹偈文爲茲般若燈論其爲論也訶斥內外讚揚眞俗窮無生理究實相源照無不寄寂名般若執無不破喻曰明燈蓋方廣之中心諸佛之行處矣嗟乎後之學者便息百城之遊永無五失之謬論凡二十七品爲十五卷若內人立義皆標人名無名者例稱自部若外人立義亦標人名無名者例稱外人縛解品已前慧蹟執筆觀業品已後法琳執筆於是起四年夏訖六年冬勘定旣周繕寫云畢所司詳讀乃上奏聞

法華三昧行事運想補助儀序

夫禮懺法世雖同故事儀運想多不周旋或粗讀懺文半  
不通利或推以前拒理觀一無效精進之風闕入門之緒  
故言勤修苦行非涅槃因但禮念軌儀文非不委以散情  
昏重想運難成予因天台再有詳補撮覽樞總使隨言作  
念隨念成想一一瞻視如對目前庶時刻不虛事法成辦  
依本文總歷十法結要事理

辯正論

并序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慚信度矜白鳥之翼望駭嵩  
華負燭火之光爭輝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至聖余慨

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爲十喻曉之九箴誠之用指諸掌庶明達君子詳茲而改正焉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毀之論閱開士辯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眞僞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進者永無疑焉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神亦無大道之像按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人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結形然後生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

之根也根本是氣無別道神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無上  
真書等云無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  
京之上七寶元臺金牀玉几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  
十二天三界之外按神仙五嶽圖云大道天尊治太元之  
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  
所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  
天之上天也五嶽圖云都者覩也太上大道道中之道神  
明君最守靜居太元之都諸天内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  
之鼓朝宴玉京以樂道君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

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  
名出生死無分段之形離色心境何得更有寶臺玉山州  
郡鄉里虛妄之甚轉復難矜但道家偽說無迹可觀習俗  
生常爲日已久衆邪競敘至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悉  
今畧出緣起隨而判之按周禮自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  
五嶽始見州名尚書禹貢方陳州號春秋之時縣大郡小  
以郡屬縣漢高已來以縣屬郡典誥所明九州禹跡百郡  
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觸事無爲何因戶屬鄉居  
與凡不異既有州縣卽有官民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

里司誰子誰弟竝是管學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  
經史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與世符同保僞爲眞良可  
羞恥其根脈本末竝如笑道論中委出也通人曰莊周云  
察其始而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  
氣恍惚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  
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故曰有有無相生也萬物  
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道高處大  
羅獨稱尊貴君子曰陽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  
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元丹陰氣黃名曰黃精

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爲神精神凝結上於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爲九丹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宰萬物使之生也通人云古來名儒及河上公解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微者氣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眇莽所以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云隨之不見其後此則敘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上清經云吾生眇莽之中其幽幽冥冥幽冥之中生乎空同空同之內生於太元太元變化三

氣明焉一氣青一氣白一氣黃故云一生二二生三按生  
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爲一是至人法體精是精  
靈神是變化氣是氣象如陸簡寂臧矜顧歡孟智周等老  
子義云合此三乘以成聖體又云自然爲通相之體三氣  
爲別相之體檢道所宗以氣爲本考三氣之內有色有心  
旣爲色心所成未免生死之患何得稱常君子曰原道所  
先以氣爲體何以明之按養生服氣經云道者氣也保氣  
則得道得道則長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則長生  
精者血脈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



故莊周云吹歛呼吸吐故納新彭祖修之以得壽考校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長生謂得道也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出道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旣因他有卽是無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之言天地王道立不相違故稱法也自然無稱窮極之詞道是智慧靈和之號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無形道是有義不及自然之無義也君子曰易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而畫八卦黃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容成次厯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云

陽數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二柔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三合九陰陽相包以成萬物不聞別有道神處太元都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英之房出九宮之上行神布氣造作萬物豈非惑亂陷墜人間耶校功則業殊比跡則事異沙門旌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多過立不利之遐迹逮不朽之元猷洋洋乎弗可尚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塘小水匹馮夷大波者哉非所類矣

廣析疑論

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  
請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  
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姓  
平等之談別羣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辨元同之一  
門非夫契彼寰中孰能震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  
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  
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智之大宗分別緣起  
所以強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於外有

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亡於內無心  
誘引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嶽踰尺鷃之比大鵬不可  
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  
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聞非眾人之  
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  
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從微至著  
憑繕剋而方研乘因趣果藉熏修而始見彼旣知而故問  
余亦述而畧答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  
眞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

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溼致生兩蟲無擇於  
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卽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  
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  
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鼈  
陵於駿驥欲觀渤海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  
以求前路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顓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  
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琨謝容等竝江左英彥七  
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身  
濟俗者莫過於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尚之王元保等

亦有此談如其宇內竝遵斯教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元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字蜀挂千金法琳徒礪鉛刀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示麻續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於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答詔問釋教利益對

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辦法身無像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飄淪慾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

夫溺而不出大聖爲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穩之路於是天竺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宏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爲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畧也而傅氏所奏在司旣不施行乃多寫表狀公然遠近

流布京室閭里咸傳禿丁之誚劇設席上昌言胡鬼之謠  
佛日翳而不明僧威阻而無力於時達量道俗動毫成論  
者非一各疏佛理曲陳邪正皆是奕之所廢豈得引廢成  
興雖曰破邪終歸邪破

智實

智實俗姓邵氏雍州萬年人年十一出家京師大總持寺  
武德七年薛舉東逼僧法雅奏請京師翹勇僧千人充軍  
伍實致書止之雅不從實乃毆雅事聞勅令還俗後雅被  
誅復勅出家卒年三十八



論道士處僧尼前表

法常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法常等雖豫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於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處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觀宇不領門徒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服竝是黃巾之餘

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  
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  
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誠恐眞僞同流有損  
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忠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  
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

致杜正倫書

沈俗僧智實白實懷橘之歲涉清信之名採李之年染息  
慈之位雖淺智褊能然敢希先達竊見化度寺僧法雅善  
因曩世受果今生如安上之遊秦似遠公之入晉理應守

護驚之行持結草之心思報皇王之恩奉酬覆載之德乃  
於支提靜院但爲宰殺之坊精舍林中鎮作妻孥之室脫  
千僧之服四海愴動地之悲謗七佛之經萬國嗟訴天之  
怨自漢明感夢摩騰入洛已來無所名人頗曾聞也皇帝  
受禪撫育萬方欲使王道惟清法海無穢公策名奉節許  
道亡身除甘蔗之災拔空腹之樹使禪林鬱映慧苑扶疎  
茂實家聲震於邦國寧可忍斯邪佞乃捧鉢於祇洹棄我  
貞廉絕經行於靈塔龍門深濬奉見無由天意高懸流問  
何日惟公鑒同水鏡智察幽微仰願拯驚翼於華箱濟涸

鱗於窮轍輕以干陳但增悚懼

致僧法雅書

與子同生像季共屬陵遲悲六道之紛然愍四生之未悟  
子每遊鳳闕恒遇龍顏理應洒甘露於帝心廕慈雲於舍  
識何乃起善星之惡見鼓調達之惡心令善響沒於當時  
醜迹播揚於後代豈不以朝舍安忍省納芻蕘恣此愚情  
述斯頑見嗟子可悲實傷其類且自多羅旣斷終不更生  
析石已分義無還合急持衣鉢早出伽藍使清濁異流蘭  
艾殊列則使羣臣息於譏論梵志寂於謗聲定水噎而更

通慧燈晦而還照此言至矣想見如流